全國唯一公立校22載照料142愛滋童「綠色港灣」讓孩子有出路

紅絲帶學校創辦人：最大心願是早日關門



●臨汾紅絲帶學校是全國唯一一所收治艾滋病感染青少年的全日制九年義務教育學校。

初冬，太陽落在晉東南的黃土上，麥田還是青的。沿一條村道走到盡頭，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縣底鎮東里村，一座佔地90畝的校園安靜地立在路旁。

這裏是臨汾紅絲帶學校，全國唯一一所收治艾滋病（港稱愛滋病）感染青少年的全日制九年義務教育學校。22年，142名孩子，來自14個省份，數字之外，這所學校真正回答的問題，藏在一個悖論裏——創辦人郭小平在這裏守了22年，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我最大的願望，是這所學校早點關門。」

今年12月1日是第39個世界艾滋病日，中國的宣傳主題是「健康優先，共建共享，終結艾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奇霖 太原報道

掃碼睇片



●明亮教室裏，老師帶領學生們開展閱讀。

2003年，臨汾市傳染病醫院在東里村設非典（港稱沙士）隔離病區。非典過後，病房閒置下來。2004年7月，這裏改為艾滋病區，時任院長的郭小平給它取名「綠色港灣」。

一張舊課桌 一學校雛形

翠翠是病區收治的第二批孩子，那年7歲。母親分娩時輸血感染，她也沒能倖免，很小的時候便被送人，送來時高燒不退，兩次下病危通知。她曾在村裏讀一年級，同學叫她「小艾滋」，躲她、罵她，朝她吐口水；老師把她的課桌挪到最後一排牆角。她神情恍惚，最後輟了學。

有一天，她在病房裏哭着說：「我想上學。」

郭小平去舊貨市場轉了一圈，花七八塊錢，買回一張舊課桌，擺進她的病房。這張課桌，就是紅絲帶學校的雛形……

2005年7月，「愛心小課堂」開課：一塊缺角的小黑板，五六張桌子，孩子不分大小一起上課；醫護人員是「臨時教師」，誰下班有空誰來授課。

「最初只是想，讓他們體驗一下讀書的滋味。」郭小平說。

2006年9月，醫院蓋起一排平房，郭小平手寫「紅絲帶小學」的校牌掛在門口。學校沒編制、沒撥款、沒名分，除了醫院捐助，還得四處「化緣」。

轉折在2011年12月1日出現，在臨汾市委、市政府推動下，學校納入國家九年義務教育序列，更名「臨汾紅絲帶學校」，有了公辦編制，教師工資由財政撥付。孩子能拿正規畢業證，能考高中、參加高考。

2013年、2015年，郭小平先後辭去臨汾市中醫院、市傳染病醫院院長職務，只留校長一職。2017年6月，臨汾在校內設標準化考場，這是中國首次為感染者單設高考考場；那年16人參加高考，15人升學。

一排小藥盒 一天不能停

中午12點，下課鈴一響，孩子們衝出教室，不是奔飯桌，是奔赴藥室。長條桌上一排藥盒，寫着名字。孩子依次取藥、吞下，在登記表上簽名；老師有時讓孩子張開嘴，看看舌下有沒有藏藥。

服藥不按小時，按分鐘，前後誤差不超過五分鐘。藥一天不能停，斷了就耐藥。22年，沒有一個孩子因病離世。

秋冬最易感冒，有一年25個孩子同時肺炎住院，郭小平帶老師守了十多天；後來他去北京討來藥方，26味中藥熬成膏方，守鍋的是他女兒郭如君，2017年大學畢業後回校。

有困難也有感動。四川大涼山的張志東，父母早逝，上學要走近十公里山路。七八歲就知道自己得病，上山幹活、撿瓶子補貼家用。2022年跟姐姐來校，頭十天哭了五回。基礎薄，他從一年級重讀，自學跳級到初一。「我是被大家的愛托舉長大的。我最大的夢想，是將來有能力，看見苦難的人，能站出來說一句，我來幫你。」張志東說，他想學醫，當「六邊形戰士」，去保護像他一樣的孩子。

一別二十年 一見溫情在

2023年3月郭小平退休。2024年10月，臨汾市傳染病醫院護士長王霞接任校長。她44歲，孩子們喊她「姐姐」。

她不是新人：2000年畢業到傳染病醫院當護士，2004年就進了「綠色港灣」，2005年「愛心小課堂」開班時給孩子們上過課。二十年後，她又回到孩子身邊。見到孩子，她總先蹲下來抱一抱、牽牽手，這些孩子從小缺愛，最渴望被擁抱。

校長職務交出去了，「監護權」沒有交。郭小平每周仍來學校轉一轉。一個孩子患先天性心臟病，很多醫院不肯為艾滋病人做手術，他四處奔走，最終找到專家做成了。

傳承也發生在更小的地方。翠翠大學畢業後在太原做過人工智能工作，2022年被郭小平一個電話叫回學校，做生活老師。「我想告訴弟弟妹妹，一定要按時吃藥，好好學習，知識可以改寫命運。」她與同是學校畢業生的愛人，當時把婚禮定在2023年5月26日「國際艾滋病反歧視午餐日」舉行。兩個孤兒沒有長輩，郭小平當女方家長，學校生活老師劉麗萍當婆家長輩，全校師生到場。

廚師李登軍2008年來校，自己是感染者，兒子也曾在這裏讀書，如今在校開校車。每到畢業，這個常年和爐火打交道的漢子隔着玻璃看孩子們背着行囊走遠，轉過彎、看不見了，才出來抹眼淚。

「跟自家兒女一樣，盼他們飛，又捨不得，還怕他們出去受欺負。」李登軍說。



●暮色中，孩子們靜坐操場，憧憬美好未來。

反歧視午餐日 學校已堅持15年

「5·26」諧音「我愛綠」，綠色象徵生命、健康與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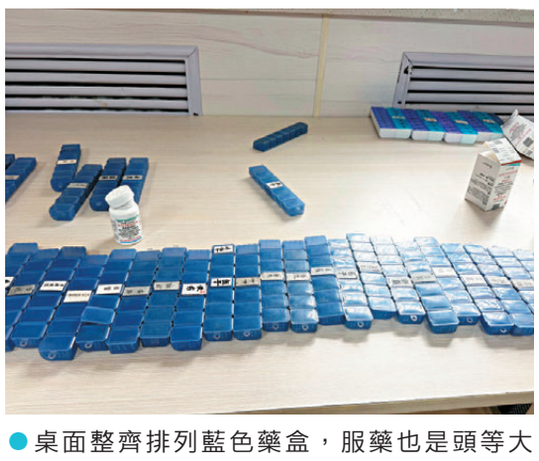
2012年5月26日，面對社會普遍的恐懼與偏見，臨汾紅絲帶學校發起首屆「5·26國際艾滋病反歧視午餐日」，宗旨是：共進一次午餐，減少一份歧視。十五年來，午餐日已經成為學校的品牌活動。

2026年5月26日，第十五屆活動在紅絲帶學校舉行，主題「舞動晴天 共愛臨汾」，分「大人們的承諾」「孩子們的成長」「回家吃飯」三個篇章。原創公益音樂舞劇《舞動晴天》首演，全部由在校學生自編自導自演，講平凡生命在困境中彼此守護、從承受風雨到為他人撐傘。沒有專業演員，台上站着的就是他們自己。

演出結束，「回家吃飯」開場。美食市集上，丸子麵、打滷麵都是孩子親手做的，端給遠道而來的客人。從「被守護」到「主動分享」，這個轉身比任何表述都有說服力。孩子們用一碗麵回答了一個問題：能不能坐在一張桌上。

活動上，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捐資20萬元助學；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送來15台空調，替換宿舍和教室的老舊設備；北京市十一學校石景山實驗中學副校長欒竣凱受聘擔任紅絲帶榮譽副校長；演員袁弘、張歆藝、萬茜等獲頒「紅絲帶教師」證書……十五年前，第一屆只有校內幾桌人，很多人不敢踏進校園。如今活動覆蓋國內近80個城市、海外90多個國家和地區，「和感染者一起吃飯是安全的」從口號變成常識；國內多地取消了艾滋病感染兒童入學的門檻。

「孩子們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平等；不是憐憫，而是尊重。」校長王霞說，「我們堅持15年，就是想讓人明白，他們和所有孩子一樣，渴望陽光、渴望擁抱。」



●桌面整齊排列藍色藥盒，服藥也是頭等大事。



●郭小平駐足照片牆前，向記者介紹紅絲帶學校的點滴故事。



●臨汾紅絲帶學校校長王霞（左一）和孩子們親切互動，溫暖相擁。

防治不只除毒 更要拆「看不見的門檻」

特稿

「全國唯一」，既是榮譽，更是壓力。沒有第二個可以參照的樣本，一切做法都得自己摸索。郭小平坦言，辦學二十餘年，他始終懷揣一個看似矛盾的心願：盼望紅絲帶學校早日關門。

郭小平的「關門」有兩個前提：母嬰阻斷技術全面普及，新感染的孩子越來越少，直至清零；社會徹底放下偏見，感染的孩子能毫無顧慮走進普通中小學，不再需要專門的庇護。

郭小平說：「這是一所特定時代背景催生出來的學校。它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有一天不再需要它。」這個判斷與國家層面的路徑同向。《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規劃（2024—2030年）》提出，持續提升抗病毒治療比例和質量，進一步減輕社會歧視；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題，落在「共建共享」與「終結艾滋」。防艾的終點，從來不只是病毒載量歸零，還包括那道看不見的門檻被拆掉。一個社會的文明刻度，常常由它如何對待最容易被放棄的人來標定。

22年前，一間病房、一張舊課桌，是一群孩子能抓住的全部；22年後，這裏的孩子會跳舞、會寫詩、會去北京研學，也會回到母校照顧更小的孩子。

操場上的紅絲帶雕塑仍留缺口。那不是沒做完，是故意不做完——留給還沒有到來的那個明天。